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王子复仇记

剧中人物

哈姆雷特	丹麦王子
克劳地	丹麦国王，哈姆雷特之叔
葛簇特	皇后，哈姆雷特之母，最近改嫁於克劳地
劳地	
鬼魂	先王，即哈姆雷特父亲之灵魂
波隆尼尔	御前大臣
雷尔提	波隆尼尔之子
欧菲莉亚	波隆尼尔之女
赫瑞修	哈姆雷特之密友
罗生克兰	
盖登思邓	朝臣，哈姆雷特同学
福丁布拉	挪威王子
傅特曼	
孔里尼	丹麦之事务官，派挪威之使者
马赛洛	
柏纳多	守望卫兵
佛郎西斯哥	
奥斯力克	朝臣
瑞挪都	波隆尼尔之仆
掘坟工人们	
福丁布拉营中尉官	
戏班演员们	
英国使者们	
丹麦朝庭之一绅士	
祭司	
水手们	
众贵族，女仕，士兵，信差，与侍从	

第一幕

第一景：城墙上

[丹麦的艾辛诺尔堡。在城墙的一平台上，守卫柏纳多与佛郎西斯哥入]
{此时正是深夜，一片漆黑中，佛郎西斯哥在城墙上站岗，而柏纳多来接他的班}

柏： 是谁在那儿？ {接班人先问此话}
佛： 不，你回答我！站住，请亮相！ {站岗者警觉的反问}
柏： 吾王万岁！ {这是口令}
佛： 柏纳多？
柏： 正是。
佛： 您很准时到。
柏： 此时已是午夜，去睡吧，佛兄。
佛： 谢谢您来接我的班。今夜酷寒，我胸中不适。
柏： 一切都还安静吧？
佛： 连一支耗子都没闹。
柏： 那很好。 晚安。
您若见到我的伙伴们赫瑞修与马赛洛，请叫他们快点。
佛： 我好像听到他们来了。
[赫瑞修与马赛洛入]
止步！是谁？
赫： 是此地之友...
马： 也是丹麦王之忠心部属。
佛： 晚安吧。
马： 哦，再见，忠实的士兵。是谁代替了你？
佛： 柏纳多接了我的岗。 晚安。
[出]
马： 你好，柏纳多。
柏： 喂，赫瑞修在吗？
赫： 他的一部份在(注1)。
柏： 欢迎，赫瑞修；欢迎，善良的马赛洛。
赫： 那物有无再出现？
柏： 我没见到。
马： 赫兄说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个幻觉，
虽然我们曾见过它两次，但它仍是不足为信的。
因此我邀请了他今晚来和我们一起守望，
等此物出现时让他一睹为信，并与其问话。
赫： 哼哼，它不会出现的。 {一付不相信的样子}
柏： 请坐会儿，
让咱们再告诉您那顽固不信之双耳，
我们这两夜所见之事。
赫： 好，那就让咱们坐下来，
听柏纳多叙述此事罢。
柏： 昨夜，
正当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 {手指著天上的一颗星}
在同一位置照明了此夜空时，
马赛洛与我--
那时，时钟才刚响一声...
[鬼魂入]
马： 嘘，停止。 看！它又出现了！

柏：就像先王的模样。

马：您有学问，赫瑞修，您去向它问话(注2)！

柏：您说它像不像已逝的国王，看清楚它，赫瑞修！

赫：真像！它令我战栗与惊愕。

柏：您要您和它说话。

马：问它事情呀，赫瑞修！

赫：{对鬼魂}

猖獗於此夜此时者，是何物？

为何假冒已葬陛下之英姿，披先王之战袍出没於此？

我倚天之名命你回答！

马：您触犯了它。

柏：看，它溜走了！

赫：留下！说话呀，说话，我命令你！

[鬼魂出]

马：它走了，不肯说话。

柏：怎样，赫兄，您脸色苍白的猛在发抖，

您仍觉得这只是个幻觉吗？

赫：有老天爷为证，要不是我亲自目睹，

那我还肯相信它呢！

马：您不觉得它很像我们的先王吗？

赫：就像你像你自己一般：

他身披之盔甲，

就是昔日他奋战那野心勃勃的挪威王时所穿的。

他脸上蹙眉怒目之表情，

就和他当年在冰原上大破波兰雪车军时一样。

这可真怪了。

马：它就两次这般的，在此夜深人静时全副武装的出现於我们的守望中。

赫：我真不知该如何去想。

不过，据我看来，

这可能是我国将有突变之凶兆。

马：好，那么，请坐下和我说，您若知道的话，

为何我国国民们要这般的夜夜警惕 望，

为何我国要每日铸造铜炮，并与外广购军备？

为何造船商均被迫毫无休息的终日工作？

有何外在之患，

须要我国如此的夙夜辛劳苦干？

有谁能跟我解释这些？

赫：我可以；至少相传是如此：

我们的先王

--他的形相我们刚刚才见到--

曾接受了那目空一切的挪威王福丁布拉氏所提出之一项单独挑战。

当时我们英勇的哈姆雷特王

--这是吾邦众所周知的--

就在此战役中斩杀了福丁布拉氏。
事後，依战前所立之合法条约，
福丁布拉阵亡就立即放弃其拥有之一块国土，
恰若反是吾王阵亡，我国也将放弃同样的一块国土。
那知当今那乳臭未乾并刚猛好战的福丁布拉少氏，
在挪威境内到处招军买马，啸聚了一群不法之徒，
此时正在摩拳擦掌，志在光复其父所失之江山。
吾料这就是为何我国要如此的日夜警惕，加倍生产之故。

柏：吾料也是。

这也解释了为何这酷似先王之幽灵
要全身披挂的显现於我们的守望中；
他到底是此事之轴心人物！

赫：真是不可思议。

昔日罗马帝国在凯撒被刺前夕，
坟冢均裂，而弃尸多叽喳乱语於街头，
并有血红慧星出现於日，月因全蚀而不明於夜。
此等种种不祥，乃天地予吾国民
国难之先兆也！

[鬼魂再入]

且慢，看，它又来了！
这回我可要与它说话，
虽然它可能置我於死命。

[鬼魂展开双臂]

止步！幻象，
你若有声，请发言！
你若有吉事我能办到，并能使你安息，
请交代。

你若有方法使我国脱离苦难，请告知。
或者你在生前曾埋藏了什么不名之财，令你阴魂不散，
也请告知。说话呀，站住！ [此时雄鸡开始啼]

挡住它，马赛洛！ {鬼魂开始消散}

马：要不要我用戟去刺它？

赫：要，要是它不肯留下的话！

柏：它在这儿！ {指一方向}

赫：它在这儿！ {指另一方向}

[鬼魂出]

马：它走了。
我们不该这般粗鲁的去冒犯这位酷似先王之幽灵。
它轻如空气，捉摸不得。
适才的莽撞只徒表了我们的敌意。

柏：雄鸡啼前它才启口欲言。

赫：之後它就像罪人见到拘票般的落荒而逃。
传闻公鸡是黎明的前号，
它以响亮的歌喉，唤醒了白昼之神，

并警告所有在水、火、土、及空中的游魂们
赶快回避。

吾今所见，更证实了此传说。

马：那幽灵正在雄鸡啼时消散；
也传说在圣诞前夕，雄鸡夜不停啼，
众鬼神均勿敢出游，
因此夜晚清明，天无邪星，
精灵不闹，女巫乏咒。
此诚光华圣洁之辰也！

赫：我也如此听说，并也大致相信。

看，黎明之神披著嫣红的衣裳，已踏上了东边的山麓，
我们可以散夥了。

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今夜所见之事
告诉小哈姆雷特。

我敢打赌，这个鬼魂对我们虽是哑口无言，但是对他会有话说。
你们说，我们按朋友及职务之分，是否应如此去做？

马：咱们就如此去办。我知道我们今早在哪里可碰到他。
[全人出]

译者注：

(1)．赫瑞修从黑暗中伸出一支手，因此戏曰为『一部份。』

(2)．马赛洛与柏纳多均是军人，唯赫瑞修读过书，并是哈姆雷特的同
学，

因此马赛洛认为只有赫瑞修有资格与鬼魂对话。

第二景： 城堡中一厅

[号声响起。 丹麦王克劳地、皇后葛簇特、朝臣傅特曼、孔里尼、
波隆尼尔与其子雷尔提、及哈姆雷特等人入。]

王：朕念吾手足先王哈姆雷特崩逝不久，
其忆犹新。

今举国哀恸，赤心剖见。

此乃吾等之本分矣！

但今理智应取代天性，

悲中亦勿忘本职。

故朕决意联亲前嫂，为今皇后，
以共理天下。

恰似悲中尚有喜；一目哀戚，一目欢欣。

殡丧不乏乐，婚宴亦参哀。

朕以为此悲喜两情宜多斟酌而适均之。

朕亦未忘众大臣不懈於内，为此美事进尽雅言，
寡人感激固不在话下。

另一要事诸位已知：

福丁布拉少氏一向藐视吾邦，
今先王崩殂，福氏以为本国混乱，其志更长，妄自尊大，
已屡次传书扰衅，要求我国归还其失於先王之合法疆土。
不谈此厮也罢！且来商讨吾等之要事，也即今升朝之原由。
事现如此：

寡人已传书与挪威王，即福丁布拉少氏之叔，
要求他止限其侄坐大，因其侄之队伍与辎重全来自其庶民也。
怎奈他久病於榻，元气全失，对其侄之所为毫无知晓。
故寡人今特派傅特曼、孔里尼二员携此函赴挪威予其老王，望其明察。
此函详细，其余之事，傅、孔二人无权商洽。
望二人多多保重，速早启程。

傅、孔：此如万务，臣等将全力以赴。

王：朕无疑。再会。

[傅、孔二人出]

{对雷尔提} 再之，雷尔提，有何新事？

吾闻你有所求，尚且告知；

有理之求，朕决不会令你白费口舌的。

凡是你所要求的，雷尔提，有何事我不曾答允过你？

汝父与本王就如心首相关，口手相连也！

你有什么求，雷尔提？

雷：陛下，但愿您准许我归返法国。

臣乃有意并奉职由法归国参加陛下之加冕大典。

此事既全，吾心又向法。

此尚恳求陛下谅解。

王：汝父波隆尼尔怎么说？你有得其允许否？

波：有的，主公，经他不断的苦苦哀求後，臣终於勉强的答应了他。

我也希望您能同样的答允他。

王：请把握住时光，它是屬於你的；你可随意行之。

{雷尔提行礼退下。国王转向还在沉思中的哈姆雷特。}

我的爱侄哈姆雷特，我儿...

哈：[私下] 虽是血亲，但非同类(注1)。

王：你为何还是在乌云笼罩下？

哈：非也，我主，我已获得太多太阳了(注2)。

后：我的乖儿，快把那乌云甩开。

你应以友善的眼光去望你的君主，
别再以那 丧之双目老在尘土中找寻你的父亲。

你应该知道，那所有有生之物都有必死之期；

由有生传至永，

此乃世之常情。

哈：是的，此乃常情。

后：既知如此，你为何挂有那一付耿耿於怀的模样？

哈：「模样」，母后？不，那因我是如此，我不懂您所谓之「模样」。

我如墨之披肩，娘呀，

或黝黑之孝服，

或频频之悲叹，
或成渠之眼泪，
或沮丧之神情，
或任何类似之形态、哀恸之表情，
都无法表达我的内心。因为这些的确是「模样，」
人人可伪装的。

我内心之有，早远超越於表达。
那些只不过是悲哀之瓶花，衣裳而以。

王：你如此的凭吊汝父，孝道尽之，
实可赞可佳也。

但你也应知，汝父也曾失其父，
其父更失其父。为子者为尽孝道，
是应凭吊一时。但无止境的哀恸，实非男子之情，
而乃不虔敬於天之顽为，意志软弱之倾向，
也是无耐心，无知识之表行也！

既知天意已是无法逃避，那你就应领为常情，何必永挂於心？

哼，这是违天道，违亡者，违自然，违理智之作风。

此四者由古迄今，从第一为父到今方死者，
都告诉了我们：「为父者将死，此乃必然。」

所以，我祈求你埋葬了你这盲目的忧郁，视吾为汝父，
也让世人知道你是此王位的下任继承人，
而且朕对你之爱也决不欠於一位父亲对其亲子之爱也！
至於你欲回卫登堡(注3)求学之念，寡人是非常的反对。

我希望你能留於此地，让寡人来关怀照顾你，
使你成为寡人的一位要臣、爱侄、与孩儿。

后：别让你母亲的愿望成空，哈姆雷特，
我祈求你留在我们的身旁，别回卫登堡去。

哈：我将尽力的去听从您，娘。

王：好，答的好！

你在丹麦时请随意。夫人，你来。

哈姆雷特这温驯及由衷之答覆令吾大悦。

今饮酒庆贺前朕可要放巨炮告知青云；

霹雳通霄，与天同庆！来，我们走。

[号声又响，全体出场，仅留哈姆雷特一人]

哈：唉，只望血肉之躯能瞬化为甘露，天条亦无禁戒人类自戕；
上帝呀，上帝，

人间万物我观之已是乏味，枯燥，平淡，也令我心恢意懒。

罢了，罢了。就像无人管顾的花园被丛草吞没，
此事就如此的发生。

才去世两月，不，未及两月，

这么一个完美的君主...

与其相形之下，就如太阳神比色魔{点头指向叔父方向}...

先父对吾母真是怜爱的无微不至，甚至不肯让强风吹抚於她的脸颊。

天哪！难道我不记得吗？她也曾依偎在他身旁，

仿佛有著无限的爱欲。 可是，一月之内...
唉，不去想它了... 软弱者，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短短一月，她跟随先父灵柩时所穿之鞋尚新呢!
当时她哭成了个泪人，就像耐有比(注4)。
为何现在她会变得如此呢? 连她!
老天呀，连一支不知羞耻的禽兽都会哀悼得更久。
但她一月之内就下嫁於我叔，
也不等那哭红眼框内之虚假眼泪乾涸。
他虽是我父亲之胞弟，但是他们俩人可回然不同，
就像我比赫酋力士一般(注5)。
唉，太快了，如此敏捷的跃入乱伦褥中(注6)。
这是不对，也将无善果的。
我心将碎，因我不能多言。

[赫瑞修、马赛洛、及柏纳多入。]

赫： 殿下请安。

哈： 我很高兴见到你无恙，赫瑞修，我差点儿把你给忘了。

赫： 是的，我仍是殿下的忠仆。

哈： 先生，朋友，我情愿与你交换这个头衔。

有何事使你从卫登堡来此，赫瑞修?

{见到赫之同伴们}--马赛洛?

马： {敬礼} 殿下。

哈：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对柏纳多] 晚安，先生。

{对赫瑞修} 是何事使你从卫登堡来此?

赫： 是我逃学之性痞，殿下。

哈： 我可不许你的敌人这般的说你，
所以，我也不希望听到你这般的说此刺耳之言。

我知道你不是个逃学者。

不过，你在艾辛诺尔是有何贵干?

我们可要在你离去之前痛饮一番。

赫： 殿下，我是来参加令尊丧礼的。

哈： 别开玩笑，同学呀，
我想你是来参加我母亲婚礼的。

赫： 真的，它来得也真快。

哈： 快，快。赫瑞修，葬礼的冷肉剩馐
也被搬上喜宴桌了。

我宁可在天堂碰到我的至敌，
也不愿意见到那一天，赫瑞修。

我的父亲，我觉得我见到了我的父亲...

赫： {慌张的} 在那里，殿下?

哈： 在我神智的眼中，赫瑞修。

赫： 我也见过他一次，他是个善好的国王。

哈： 他是个完美的人，
我从此再也不能见到他的面容了。

赫：殿下，我认为，我昨夜见到了他。

哈：见到？谁？

赫：殿下，先王，您的父亲。

哈：先王？我的父亲？

赫：请别慌，

有两位先生在此做证，

且让我慢慢向您细述这一奇事。

哈：老天！让我听！

赫：连接两夜，这些先生们--马赛洛与柏纳多--

在他们守望之夜深入静时，

见到一个从头至足酷似您父亲之武装形像出现，

庄严的漫步於他们之前，就近在咫尺。

它三番的如此出现时，都令他们吓成一团糊，

目瞪口呆的不知如何是好。

当他们秘密的告诉了我此事後，我就决定在第三夜和他们一起守望。

在那里，就在他们所说之时辰，也正如他们所描述之先王形像，

那幽灵就出现了，证实了他们所说之每一句话。

我认得您父亲，就像我认得我这双手掌。 {展开双手}

哈：这是在哪里？

马：殿下，就在城墙的望台上。

哈：你有无与它说话？

赫：有的，殿下，

但是它不肯回答我。

有一次我以为它举首欲言，

但是当时公鸡正啼，

而它马上就消失无踪。

哈：这可真怪了。

赫：我对天发誓，殿下，这些全是真话，

而我们有责任把它告诉给您。

哈：当然的，先生们。不过，此事令我困扰。

你们今夜是否还是值班？

全人：是的，殿下。

哈：你们说他有披挂著武装？

全人：有武装，殿下。

哈：由首至足？

全人：殿下，由首至足。

哈：那么，你见到他的面孔了？

赫：是的，殿下，他头盔的护面罩是敞开著的。

哈：那他的脸色是怎样，是怒目吗？

赫：他的神情是哀伤甚於怒目。

哈：苍白还是血红？

赫：嗯，很苍白。

哈：他不停的注视著你吗？

赫：不停的。

哈： 只希望当时我也在场。
赫： 您会惊讶的。
哈： 一定会。
它有无久待？
赫： 差不多百数之久。
马、柏： 更久，更久。
赫： 我见到它时没那么久。
哈： 他的胡须是否斑白？
赫： 就像他生前时我所见到一般，黑中参灰。
哈： 今夜我也要去守望，也许它会再度出现。
赫： 我相信它会。
哈： 假如它以先父之遗容显现，
即使地狱将崩裂而命我住口，
我也一定要与它说话。
我祈求你们继续的保密此事及今夜所将发生之事，
咱们可心照不宣。 此恩我定将回报。
好罢，咱们今晚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在城墙上再会。
全人： 我们将效忠於您。
哈： 我也将回报你们的爱心。 再见。
[赫瑞多、马赛洛、与柏那多出。]
我先父之灵，披挂著武装！此非善事。
我怀疑其中尚有蹊跷；只望今夜速来，
直到那时，我应有耐心。 倘若有任何阴恶之事，
无论它被掩埋多深，它终会被揭发的。
[出]

译者注：

- (1). 在此，哈姆雷特强调国王虽是血亲，但实是个截然不同的异类。
- (2). 英文『太阳』与『儿子』同音，在此带讽刺意。
- (3). 卫登堡大学，西元 1502 年成立，在此与剧中年代不符合。
- (4). 耐有比：希腊神话中之女，因失其子女而不停的哭泣，
後转变成石，可是泪水还是不停的由其中涌出。
- (5). 赫酋力士：希腊神话中之英雄，有无敌之神力。
- (6). 按中古之教规，夫妻结合，成为一体；
故兄死後弟若娶嫂，相当於乱伦。

第三景： 波隆尼尔屋内

[雷尔提与欧菲利亚入]

雷： 我的行李已在船上了，再见。
风顺可行船时，
别忘了写信给我。
欧： 你会怀疑这个吗？

雷： 至於哈姆雷特对你之兴趣，
那只是年青人之暂时热度。
如情窦之初开，
充满活力， 但非永恒； 甜蜜而不持久，
仅将空留一阵飘香， 决不多矣！

欧： 仅是如此而已？

雷： 仅是如此而已。

因人之成长， 非仅驱体之强大，
而须连与意志及灵魂之茁壮也。
也许他现在是真心的爱你， 也许他也是个君子，
但你须顾虑到， 因他之身世与地位， 他的意志是非属他有。
他无常人之自由， 因为他的决择关键於国家，
所以事事都有其後顾及著想。 那时即使他对你说我爱你，
你也只可斟酌的去相信他，
因为也许那只不过是奉合民意之良策而已呢！

因此你要谨慎， 别因他的 情歌或苦苦哀求而爱上他， 或轻意失身。
请顾虑到这些， 欧菲利亚， 请顾虑到这些， 亲爱的妹妹。
我劝你远离情欲的引诱而洁身自爱；

贞女不露其娇於月，
节操难敌毁谤口碑。

春之蓓蕾常伤於 蠖而不花，
青春少年更易受诱惑而腐堕。
你应惧怕这些， 因唯有惧怕才能使你安全。
年轻人都是血气方刚的。

欧： 我当记此训诲於心。

不过， 哥哥，
我也希望你勿像某些教士，
指点我至天堂之坎苛荆棘路，
而自己却走上花天酒地， 行为不检之缤纷大道。
全然忘记自己的谆谆教诲。

雷： 这些， 你勿需害怕。

[波隆尼尔入]

我耽待过久了， 现在父亲已至。

双重的告别是双倍的美好，
我可再度与父亲道别。

波： 你还在此， 雷尔提？ 上船， 赶快上船去， 你该羞耻！

风已吹满帆了， 船在等著你呢。

你已得到我的祝福， {亲吻雷尔提面颊}

还有， 我要你把这些箴言记於心头：

内心之事宜缄口，
仓促之念莫妄行，
为人友善忌轻浮，
患难之友可深交，
酒肉之情应远离。

避免与人争执，但一旦有之，令其惧汝。
凡事需多听但少言，
聆听他人之意见，但保留自己之判断。
穿著你所能负担得起之最佳衣裳，
质料应高贵，但切忌俗丽，
因衣冠常代表其人；
吾闻法国之贵族对此尤其是讲究。
勿告贷於友也勿贷之於友，
因後者常致财友均失。
而前者乃豁费之首也。
最重要者：万勿自欺，
如此，就像夜之将随日，你也不会欺将於他人。
再会，盼吾之祝祷能使你履行以上。
雷：我谦卑的由衷向您告别，父亲。
波：时间不容多言；你的侍从已在久等。
雷：再见，欧菲利亚，请记著我对你所说的。
欧：已牢锁於我的心坎，
而仅有你才有其钥匙。
雷：再会。

[雷尔提出]

波：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欧：告知父亲，一些有关哈姆雷特之事。
波：那也真巧。
我也听说他最近常在你身上花费时间，
并且你也公然的与他为友。
若是如此，那我该告诉你，就如有人忠告我一般：
也许你不完全了解此事对你本身或吾女名誉上之牵涉。
你们之间究竟是如何？请从实道来。
欧：他最近常表示他对我之倾爱，父亲。
波：倾爱？哈！你讲起话来简直像个未成熟的小女孩，
完全不懂得此事之严重性。
那你信不信他对你的这些所谓「爱示」呢？
欧：我不知应如何去想，父亲。
波：好，让我告诉你：你就好似个天真的婴儿，
把他给你的这些爱情伪币当作真钱。
你须提高你的身价，
要不然，你会使我--套句俗语--成个傻瓜(注1)！
欧：{惊讶}但是，父亲呀，他是有诚意的在追求我。
波：你所谓之诚意，算了罢，算了。
欧：他也曾郑重的对天发誓过。
波：呸，这些只不过是捕捉笨鸟之陷阱也！
我也晓得人到情欲冲动时，嘴巴里讲的尽是一些甜言蜜语。
这些火焰，女儿呀，只亮不热，
而瞬将熄灭--甚至正当他在许诺於你之时。

你千万别把它当为爱情之真火。
从今天开始，你应与他疏远，切勿一呼即至。
对哈姆雷特殿下，你只须记著他仍是年轻，
也无你所有之牵挂。
简而说之，欧菲利亚，别相信他对你之承诺，
因为它们缺乏真实之色彩，而只是些虚情假意，不正当之邪求也。
这是我最後一次明白的告诉你：
从今开始，我不许你浪费宝贵时光与哈姆雷特殿下谈话。
这是我的命令，你得做到。
走吧！
欧： 我将听从您的旨示。
[二人出]

译者注：

(1). 『成个傻瓜』：当时之俗语，成为私生子之祖父之意。

第四景： 城墙一平台上

[哈姆雷特、赫瑞修、与马赛洛入。]

哈： 寒风刺骨，好冷！

赫： 它咬得也真紧。

哈： 现在是几点了？

赫： 还不到十二点。

马： 不对，钟已经响过了。

赫： 真的？我没听到。

已近灵魂出游之时辰了。

[号声从城堡中传出，外加了两声轰然炮响。]

这是何事，殿下？

哈： 国王正在饮酒做乐，歌舞狂欢。

当他把大盃的葡萄酒灌入喉咙时，

鼓号就齐鸣，与他助兴。

赫： 这是习俗吗？

哈： 是的，这是。

不过，依我看来，虽然我也身为本地人，

这个习俗还是不去遵守较好，

因为这些酗酒狂欢只会引致外人对我们之耻笑；

他们污秽了我们的名誉，称呼我们是酒鬼，是猪。

即使我们也有我们的辉煌成就，这些名号的确会令我们面上无光。

有些人也常得到同类的遭遇。

他们因天然之不幸，例如被遗传得某些缺陷--这些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不能挑选他们的父母--或因阴阳之错差而失去理智，

或因他们的行为与众不同，他们将永被世人排斥。

无论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崇高纯洁，

他们的名誉将永被此一瑕疵败坏。
一小块污点能抹杀一人之所有优点。

[鬼魂入]

赫： 看！殿下，它来了！

哈： 老天保佑我们！

{对鬼魂}

无论你是良魂或恶鬼，
你所带来的是天堂之香馨或地狱之烈焰，
你的存意是恶毒或慈善，
你的形相令我要问你：

我要称呼你为哈姆雷特，国王，父亲，丹麦之皇，
啊，回答我，别让我爆裂於无知。

告诉我，为何您那经过圣礼安葬之灵骨要破坟而出，
为何那沉重的大理石棺要敞其盖而把您抛开，

为何已死之尸须全付武装的返世，出没於月光下，令夜晚恐怖，
也令活者困扰，无从思考其义？

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我们怎样？

[鬼魂以手示意]

赫： 它招手叫您过去。好像想单独的与您谈话。

马： 看，它有礼貌的招呼您过去，想带您去远方。

不过，您别跟它去。

赫： 别去，千万别去！

哈： 它既无言，那我只好跟它去。

赫： 不要去，殿下！

哈： 有何可惧？

我早已把我的生命视得轻於鸿毛；

至於我的灵魂，它亦是个永恒之物，它又能把它怎样？

它又对我招手了。我过去了。

赫： 倘若它把您勾引至那汪洋大海或岸旁之峭壁边缘时，
再显露其恐怖原形，令您丧失理智或发狂，那怎么办？

殿下，请再三思！

就是平常从悬崖高处鸟瞰那滂渤大海，都会令人神志昏然，心萌异念，
何况是现在？

哈： 它又招手了。

{对鬼魂} 走呀，我跟你去。

马： 殿下，您别去！

哈： 甩开你们的手！

赫： 听我们的，您别去！

哈： {争脱阻挡} 我的心灵在哭号，
我的混身血管已充满了乃门狮子之勇气(注1)。

它又唤我去了。让我去，先生们。

我发誓，谁若阻挡我，我就使他也变成鬼！

走开！我说。{豁然拔出长剑}

{对鬼魂} 走呀，我跟你去。

[鬼魂出，哈姆雷特隨後]

赫： 他疯了。

马： 我们跟过去，我们不能听他的。

赫： 我们追随他，看有何事会发生。

马： 丹麦将有恶事发生。

赫： 上帝自有安排。

马： 不行，我们跟过去！

[全人出]

译者注：

(1). 乃门狮：希腊神话中被赫酋力士所杀之猛兽。

第五景： 城墙上

[鬼魂与哈姆雷特入]

哈： 你要带我去何处？回答我，我不再走了。

鬼： 你听我言。

哈： 好的。

鬼： 天快亮了，

那时我又要回到那被硫磺烈火烧灼的地方。

哈： 唉，可怜的鬼魂。

鬼： 你别可怜我，但请注意聆听我将揭发的这些事。

哈： 请说，我一定会听。

鬼： 听了之後，你会不会去复仇？

哈： 什么？

鬼： 吾乃汝父之灵。

此时因被判而漫游徘徊於夜，烈火煎熬於日，

直至我生前之孽障被洗清燃尽後方止。

苦我有口难言，无法说出我此时的牢狱之灾，

否则，我有一故事可相告，

它会令你心灵痛楚、血浆凝固、双目暴凸、卷发成直、与毛骨悚然。

可惜此後世之天机，勿可泄露於血肉之耳也！

听之，听之呀，听之，倘若你曾爱汝父的话。

哈： 啊，上帝！

鬼： 为其狠毒及反极伦理之谋杀复仇！

哈： 谋杀！

鬼： 谋杀通常都是狠毒的，

但这是个最狠毒，最奇异，最反伦理之谋杀。

哈： 赶快告诉我，我将在一念之瞬飞奔去与您复仇。

鬼： 说得好！

倘若你听到此事後还不痛心疾首的话，

那你就比 生於忘魂河畔之芦苇还更软弱。

哈姆雷特，请听：

相传我是在花园内午睡时，
被毒蛇螫咬，而全丹麦之耳目也是如此的被蒙骗。
但是，你要知到，咬死汝父的毒蛇，此刻正戴著他的皇冠！

哈：呵，如我所料，我的叔父！

鬼：是的，就是那个乱伦奸淫之畜牲。

他利用了狡滑之妖术，叛逆之心智，与善诱之技俩，
勾引了我那表面淑贞之皇后，使她蛊惑於其无耻之兽欲。

唉，哈姆雷特，这是一宗多么可悲的堕坠，
由我庄严崇高及专情不移的爱，就如当年成婚时我许予她之承诺，
堕落至今天她许爱於一如此卑鄙，如此天赋低劣之人。

正是：

贞女将不惑於淫欲，虽淫欲能扮为天使；
荡妇常猥褻於圣榻，虽此妇与圣洁连理。

且慢，我可嗅到清晨的气息，

所以让我速言：

有天我照习惯在花园内午睡时，
汝叔父就趁我不备，把一瓶可憎的剧毒倾注於我耳内。

这令人 瘁之毒液一见人血，
就快如水银般的立刻流入全体各脉。

经过一阵翻腾，它就令原来稀薄健康之鲜血凝固成膏，
就像强酸滴入牛乳一般。

这毒液在我身上之功效也是如此。

它令我全身本来光滑之皮肤顿时溃烂，

并盖满了树皮似之 心厚痂，

彷彿患了 疯症。

我的生命、皇冠、及皇后就如此的一瞬间在睡梦中被我弟兄夺去，
使我无机会在临终前悔过生前之罪孽，或接受圣礼之祝福，
而毫无准备的带罪赴阴曹受审。啊，可怕呀，可怕，真可怕！（注1）

你若有天良，请勿默默忍耐，

别让丹麦皇室之寢床成为可恨的淫欲、乱伦之卧榻。

但无论你是怎样的去进行此事，别让你的脑子萌起报复於你母之念。

把她留给天堂裁判，让她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及刺戳。

现在我须匆匆的与你告别。萤虫之光已黯淡，黎明已近。

再会，再会，再会，请记著我。

[鬼魂出]

哈：呵，天地之神明呀！还有呢？

难道也要呼唤於地狱之恶鬼吗？

唉，{掩住胸膛}我心勿碎，我肌勿老，

让我稳稳的站住。

记著你？会的，可怜的鬼魂，只要我这痴傻的头颅尚能有记忆。

记著你？会的，我将把我记忆中所有之琐碎杂事、书中之智慧、
及少年学所得之经验统统一笔扫清。

唯您之指示将存留於我的脑袋，决不与其他事情混杂。

会的，我向天发誓。